

練訓與養修的年青

著 心 平

行印社版出藝學

青年修養與訓練

著者：平心

發行所：學藝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八十九號

經售處：各大書店

出版期：三十一年三月

版權：不准翻印

第一章 個人與社會

一 個人對社會的依存關係

由夢幻到現實

逃之的避
險想實
• 危幻現

在複雜無比的社會關係支配着全人類生活的今日，離開了社會來講個人的修養與訓練，不是自欺欺人的空談，便是荒唐無聊的夢囈。

可是世上儘有不少的人幻想着什麼『出世』『遁世』『遺世獨立』的孤高生活，他們想使個人的生活和全體社會的生活對立起來，彷彿個人可以脫離現實社會而生存。十八世紀爲文人所虛構的魯濱遜式的生活，〔英小說家狄福（Daniel Defoe）

霍登遜漂流記描寫一航海家漂流於一荒島上，極孤獨生活之故事。直到現在，還有人羨慕着，幻想着，便是許多學者文士們亦在夢想離羣索居，憧憬着一個『烏托邦』或『世外桃源』爲藏身息影之所，好像菲羅培爾（G. Flaubert）[1811—1882]法，國自然派小說家。在他的小說波華兒與貝居謝（Bouvard et Pécuchet）中所描寫的那兩位『老搭檔』『老搭檔』，滬語指常常合演一劇或始終共事的二人，一樣，由『塵世』裏跑到山洞裏去研究科學與文學。

像這樣企圖逃避現實社會的幻想，在今天尤其流行於中國青年界中；許多富於敏感性與憂鬱性的青年，目擊傷心慌目的愁慘景象籠罩全國，同時更感觸到自己的『身世淒涼』前途黯淡，『既認識不清人生與社會的意義，又缺乏爲生活爲前途奮鬥的勇氣，在尋不着半條出路的煩惱之網中，自然處處感覺人生的乏味，社會的可厭，世界的狹窄，與自己的渺小，種種超脫現實的夢幻與狂想亦由是而生。近年國內自甘墮落，厭世自殺與患神經衰弱的青年日益增多，其中有不少是染上了此種幻想病的。

這是中國青年界思想上莫大的危機！每個打算尋找出路爲前途努力的青年，如其不能在思想上注射有效的防疫鍼，杜絕這種不幸的幻想病之傳染，或者及時消滅已經沾染了自己的此種思想之毒菌，如其不肯切實思考一下自己與社會的現實關係與人生的真實意義，祇是一味做着美妙的不着邊際的夢，那將永遠在重重的迷霧中躑躅，虛擲他那無價的青春於朦朧的幻影之中。

個人生活是
社會圈子裏
真的

正如人們呼息慣了空氣而不自覺在大氣中生存一樣，許多人和社會接觸得太慣了，亦不自覺生活於社會的圈子裏面。可是，不管幻覺迷人的力量是怎樣大，顯明的事實却使得人們不得不承認自己的一衣一食是由社會供給的，更進一步又不能不承認自己一旦和社會絕緣，就將無法生存。在原始的血族社會中，個人如被逐出於血族之外，就無異宣告死刑；難道在今日，社會關係像無邊的蜘蛛網一樣環繞着我們的週遭，個人彷彿只是億萬蜘蛛中的一個，有人能擺脫現實社會而獨存的嗎？

自然，魯濱遜的遺骸至今尚殘存於許多人的頭腦中，人們慣會拿魯濱遜做一個遺世獨立者的榜樣。但是有誰能說魯濱遜不是一個社會的人呢？美國有兩位合編歷史書的史家海恩(Hays)與謨翁(Moon)說過：『假使魯濱遜當他舟破獨自漂流於荒島之上，不復記得文明人怎樣生活，假使他忘却了有工具、火、房屋、衣服等類的東西，他的處境差不多會同千萬年以前生活於人類黎明期的人一樣地惡劣吧。』[見二氏合著 Modern History, P. 11.] 我們更可以說，假使魯濱遜喪失了各樣的生活經驗與生活工具，假使他不知怎樣去取得生活資料，他只有給荒島上的鳥獸做食料。然則他的生活經驗和衣服、工具等不是得自人間社會的嗎？

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紀元前三八四—三二三、古希臘大哲學家] 說：『人類是社會的動物。』這句名言現在似乎有點近於『卑之無甚高論』了；其實這却不是很簡單地可以理解，在現在看來，這話愈益含有很深廣的意義，在這一章裏就是要說明這麼一回事。

個人的生活與行動依賴於社會

個人生活與社會之關係

我們像在茫無涯際的海洋中棲息着，無限繁複錯綜的社會關係將我們每個人的生活與行動連結起來。不管自己願不願意，任何人總得在社會的鏡子裏反映着他的行為、思想與生活方式，他的一舉一動都和別

的人的生活利害相牽連着，聯繫着他不能擺脫這種社會關係，恰和他不能擺脫地心的吸引力的支配一樣。因此個人孤立的生活只有在幻想與虛構中才可以找到，而墮深山，「脫離紅塵」的高僧與修行者自以為是與人間煙火隔絕，「一塵不染，四大皆空」了，可是辟穀絕食總是不可能的事，他們依然不失為廣大的社會中的一員，不過他們祇做了不事生產的「遁世」者罷了。

現代的歷史家告訴我們，在人類文化史上，從來就沒有一個時期人類是各自營着孤立生活的。在勞作上、產業上、乃至各種的文化活動上都可以看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之紐帶，此等紐帶像無盡頭的鏈環一樣，貫串人類全部的歷史；在每一個歷史階段裏，此等鏈環有着各自特殊的銜接樣式，這樣就表現為一定的形態之社會。現代的社會科學家多承認，社會的發展形式，是受着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分配狀態規定的；跟着這種狀態的改變，社會也就不斷地變更它的形態。在最初，社會結合還是異常簡單的，因為人與人之間的活動關係是多半直接的，顯而易見的。可是在每一個血族社會中的成員彼此總是緊密地相聯結着；不僅在飲食、衣、住與各種宗教、文化的活動上，他們結合於一定的連鎖中，而且在工作與日常生活各方面，須要服從一定的集團規律，不然，個人就沒有生存的餘地。隨着社會的文化日益進展，社會的規模逐漸擴大，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亦變得日益複雜起來；不但在橫的關係之外，添加了縱的關係（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同時每一個活動領域中的錯綜關係也跟着繁多起來。從古代社會（奴隸制度社會）而中世社會（封建制度社會），一直到近世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這其間的社會關係是經歷了多次的變遷，每一變遷祇是更增高人與人以及人與物之間的關係之複雜性，它將人類

之真實的關係逐漸隱晦起來了，甚至以物的關係代替了人的關係，人們的視線為重重的障礙所阻礙了，便看不出彼此之間的真實關聯。可是倘使我們澈底加以分析，却不難觀察出所有的社會成員是被聯結於一定的勞作過程中，這種聯結不只是生存上的必要，而且由它規定種種的生活形態。個人從社會接受種種的助力與影響，反映社會的各種生活關係，同時又以他的行動通過一定的社會關係影響到社會。

個人成就的
社會助力的
要點

我們不一定要做一個企業家、地產家，亦不一定要做一個農民、勞工，而在日常生活上，行動思想上，總不能不和社會的勞作相接觸，同時亦不能不受到過去的與現在的各種生活經驗、制度、習慣與觀念意識之影響。我們吃的一片麵包，要經過許多人的手，我們讀的一本書，也是經過許多人的勞力生產出來，這些大概都是很容易想像出來的。其實在我們的事業、思想各方面，又何嘗能超脫社會的歷史的關聯與影響。要是讀者諸君當中有那一位做了一個大發明家，能不能夠說他的發明是不依賴於社會的助力而成功的呢？倘使我們不否認他所受的教育與新

得的科學智識是屬於社會的，倘使不否認他用以發明一種東西的工具是經過許多社會的人力製造出來的，誰都得承認他的發明祇有在社會的內部才能成功吧。從科學發達史上，可以看見有許多大科學家、大發明家的發見與發明都不是全靠個人的力量而成功的。伽利略 (Galileo Galilei) [1564—1642] 意大利天文學家。誰都知道是望遠鏡的發明者，但在伽氏以前，已有人知道凸凹玻璃片的望遠作用與配置，而荷蘭的玻璃工人更能以兩塊凸凹玻璃構成長筒的可以望見遠方景物的鏡子，伽利略祇是更加以改良擴大，使之應用到天文現象的觀察罷了。瓦特 (James Watt) [1736—1819] 蘇格蘭大發明家。誰都知道是蒸汽機的發明者，但在瓦特以前，希臘的數學家亞歷山大里亞 (Alexandria) 已知道製造蒸汽動力的方法，十七世紀以來，如戴拉波塔 (Della Porta) 狄考士 (de Caus) 白蘭卡 (Branca) 桑麥斯特 (Somerset) 諸人已先後發明過簡單的蒸汽機，而英人 薩佛雷 (Shavery) 法人 巴邦 (Papin) 更為蒸汽機的改良者，牛孔門 (Newcomen) [1700—1729] 英國數學家，已製就了蒸汽機。

的體系，瓦特祇是將牛孔門的機器重新加以改製罷了。近今號為發明之王的愛迪生（

T. A. Edison）一八四七—一九三一 [美國大發明家]。誰都知道是電燈的發明者，但是如

果沒有前人的電學原理與電磁實驗，愛氏的發明也許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得感謝基爾

伯特（William Gilbert）一五四四—一六〇三 [英國醫師]，葛萊（Stephen Gray）一七

一七三六 [英國物理學者]，都佛（Du Fay）一六九八—一七三九 [法國電學家]，佛蘭克林（Ben-

jamin Franklin）一七〇六—一七九〇 [美國科學家兼文學家]，康登（John Canton）一七

一八一七 [英國哲學家]，愷文的喜（Henry Cavendish）一七三一—一八一〇 [英國化學

家]，加爾文尼（Aloisio Galvani）一七三七—一七九八 [意大利解剖學家]，浮塔（Volta）

一七四五—一八二七 [意大利物理學家]。諸人更要感謝法力第（Michael Faraday）一七九

一—一八六七 [英國化學家、物理學家]，磁石生電流的發明，而賈布洛考（Paul Jablochkow）

發明炭弧燈，布拉許（G. Brush）發明電弧燈，尤其是愛迪生的先驅，在學理上如牛

頓（Isaac Newton）一六四二—一七二七 [英國大物理學家、數學家、天文學家]，與萊布尼茲（

G. W. F. Von Leibnitz) [1646—1716 德國數學家哲學家] 的微積分, 拉普萊斯 (

P. S. M. de Laplace) [1749—1827 法國數學家、天文學家] 的星雲說, 達爾文 (

Charles Darwin) [1809—1882 英國大生物學家] 的進化論等, 亦不能不借助於

前人的學說與研究。科學與技術的發明和發見以及不斷的改善和改良, 都是靠着社會多數人的努力, 研究與歷史的經驗之積聚, 都是要借助於社會的勞作與工具。任何一個科學天才與技術天才斷乎不能站在社會的圈子以外而能有所成就; 便是在哲學、文藝、社會思想上也莫不是如此, 離開歷史與社會的哲學家、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與社會思想家都是沒有的。

個人意識的
生活環境

拿個人的意識與行為來說, 顯然亦是受着一定的社會狀態之規定的。生活於不同集羣中的個人, 其意識常是彼此互異, 甚至完全相反。所以我們有理由說, 每個人的觀念、思想、與情感狀態常是他的實際生活之確切的反映。每個人自幼至老在某種環境中生活着, 他所耳薰目染的, 常是與他的生活利

富有切身關係的社會情境，不管他的思想怎樣變遷着，總可以找出他所屬的集團生活之痕影。當他接近某一種生活狀態而確定了他的思想之動向時，他的行為自然亦跟着按照一定的模型與軌路表現出來，而反過來，他的日常行為更可以影響到他的思想。

自然，規定個人的意識與行為之社會的條件是異常複雜的，而每個人又要個別地受着他自己特殊的環境之影響。教育、宗教、遺傳、藝術陶冶、家庭、職業、交際等等都足以使每個人的生活意識染上特異的顏色。當我們分析自己或他人的觀念思想之社會的根據時，我們除了更注意到基本的生活形態而外，更不能忽視其他的社會環境所給予的影響，不過最後決定個人的意識的，還是社會的集團的生活狀態與利害關係。

二 個人與歷史

個人之歷史的意義

人類之
歷史的
本性

當我們指出人類是社會的動物時，我們就無異說人類的的生活是由於歷史的諸條件來決定的。人類憑藉自己的努力創造自己的文化與歷史，而同時他們却裹在歷史的外衣之內。我們不能幻想有抽象的超歷史的人類，因為人們總是生活於一定的歷史階段之中。用現今的尺度來衡量古人和用古代的思想來評騭今人，同樣是犯了所謂時代錯誤。我們倘使依據新的正確的方法與思想來批判評價孔子、亞里斯多德的思想，這是很對的，但是如果將孔子、亞里斯多德當作現代人一般看待，那就未免忘却了孔子、亞里斯多德之氏的思想之時代性質，即忽視了他們所生活的歷史圈子；同樣地，如果我們拿孔子與希臘時代的哲學思想來衡量現代一切人物制度，以為一切批評的準繩，這是企圖將前進的歷史倒曳回去，這是站在荒謬的尖端。不幸在我們的時代裏正流行着這兩種嚴重的歷史錯誤（或時代錯誤），使我們不能不重新把握住生活與思想之歷史的意義，而同時給予不正確的歷史觀以嚴正的批判。

一種的歷史觀
之歷錯
批評

我們許多編歷史書的史家們總慣說歷史只是由少數的英雄聖賢

隨自己的意旨造成的，我們自小就蒙受這種歷史觀的影響。根據這種荒誕的歷史見解所引伸出來的結論，就必然是沒有英雄聖賢，就沒有歷史，

一部歷史全是由少數傑出者的好惡喜怒來決定的，這樣的一種歷史觀怎麼不會將我

們引到五里雲霧中去？大家試想想，秦始皇如果生在今日半殖民地中國，能否成爲一

個翦滅列國併吞羣雄的皇帝？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一七六九—一八二一]法國

革命軍事家、皇帝。如果生在今日殖民地的安南，能否成爲一個氣吞寰宇不可一時的英雄？

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一八八四—意大利法西斯黨領袖] 如果生在蠻荒的非洲，

能否成爲法西斯蒂運動的首領？其實豈只英雄帝王的事業離開不了一定的社會歷史

條件，科學家、文藝家與思想家的成就又何嘗不是如此？亞歷山大里亞生在古代希臘，何

以不能成爲一個近代的瓦特？很簡單的只是因爲當時的社會沒有需要一個機械發明

家的條件。史塔區（Starch）亦曾經說過：「倘使牛頓是一個澳洲的土人，他會變成爲一

個著名的士人，而決不能成功爲一個聞名的大科學家，那是沒有疑義的。」

中國有句古諺，說是「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實際是歷史條件與社會環境造成某種英雄，而英雄亦只有在歷史社會的容許限度之內，創造某種的事業。歷史決不是一團麵粉，可以由少數的英雄聖賢們按照自己的意思隨便擰捏成形。離開歷史軌道的個人與事業，和脫離運行軌道的行星（如地球、木星、水星等）與衛星（如月球等）同樣是不可思議的。很多的歷史家有意或無意誇大少數個人在歷史上的地位與作用，有的甚至將全盤的人類發展命運交托這些少數人擔負起來，這是祇有教人越弄越迷惘的。

個人對於社會的影響及其歷史的任務

支配人
的願望
的條件

個人的意志不能自由支配社會的發展，這決不是說歷史可以完全不通過人的意志而發展寧可說，這是因爲在社會的生活過程中存在着無數看不見的關係與規律。每一社會過程是由許多人間的生活關係與

無數個人及羣體的意志動作錯綜交織而成的，這無數紛紜矛盾的分子彼此接觸着，撞着，對抗着，牽制着，在一定的場合，（場合原文爲旧語，讀作Abbe，有時候，地方、條件、情況等等。）就表現爲某種結果——如物價與證券價格的變動、破產、危機與戰爭、叛亂等等。當此等看不見的分分子在那裏互相撞擊交錯時，個人的意志無法去干涉它，左右它，恰恰相反，這許多力量常常離開人的意志與願望而獨立表現着一種客觀的作用，這就是說，它們自然而然會造成一種爲人所看不見的必然規律或法則來。所以支配着社會的變動發展過程的，主要的不是個人的意志，而是此等不受人的意志干涉的必然性。打一個比方：在市場上，貨物的出賣者總是希望自己的貨物價格抬高，而貨物的購買者却希望廉價購得所需要的貨物，但是他們雙方都不能完全依照自己的願望賣出或買進，爲什麼？很顯然地，乃因貨物的市價漲落是受供給與需要的關係之規定的。我們知道每個人都抱着某種目標，希望這種目標能夠達到，可是許多人往往不能達到自己預定的目標，這樣就使許多人向宿命論的思想甘拜下風，他們相信個人事業的成敗是預先注定的，即操之於命。